

副刊

编者按：日前，省散文家协会“魅力庐江”主题采风团一行二十余人，前往“周瑜故里”庐江县采风，相继参观了郭河现代农业示范园、石头镇渔网生产基地、周瑜园、城东新区、庐南重化工业园以及位于金牛中学校园内的孙立人故居。本版就选编了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关于此次采风的一些感受。

农家人的笑

张先鼎

以往，我对郭河知之不多，印象中，郭河的水系较为发达，一户户农家，倚埂而建，或者零零散散地坐落在较高处，如同一部落地生根的历史，再也无法改变。每天，郭河的农家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鸡鹅鸭还有狗，懒洋洋地卧在矮树丛里，摊着翅膀，拖着长舌……

郭河，还是那个郭河吗？

阳春三月，我随省散文家协会“魅力庐江”采风团，踏进了这片土地。我虽然生在庐南，但对庐北郭河同样有一种亲近感，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着故乡罗河的影子，但在一帮文人面前，我还是将兴奋埋在心底里。我们徐徐地行进在水泥路上。分立两旁的水杉，好像在迎着远方的客人，又好像在展示着自己修长的身姿，一株挨着一株，轻盈挺拔的树梢，直指蓝天，给人以某种启示。那些水杉，正萌着新绿，显得生机勃勃，妩媚动人。

我正在感叹间，一片黛色小瓦、粉红色墙面的建筑群又悄然入目。这，就是郭河新农村示范点。一栋栋亮丽的小楼，疏落有致，每栋都是一个模式，前廊后院，精致娇巧。前后楼距恰到好处。村内，健身、休闲等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草坪、风景带正在建设中。与城市小区相比，毫不逊色。我再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了，欣然走进一户农家。女主人乐呵呵地迎接着。这户农家，装潢讲究，乳白色瓷砖地面，黑白相间的台阶，客厅、卧室、厨房、洗漱间，窗明几净，一看，便觉得舒适宜人。上下两个单元，既具有城市别墅的现代气息，又有浓郁的农家特点，钉耙锄头，扁担箩筐，以及鸡啊鸭啊都在宽敞的后院里。

从这户农家出来，正巧碰到劳作归来的男主人，他放下肩上的农具，微笑着伸出一双粗糙的大手。不难看出，他那笑，是惬意的，发自内心的，那双粗糙的大手，是握过很多艰辛的见证。

我曾经这样认为：农家人笑了，才是社会真正的和美。有了这片现代农业示范区，郭河，自豪了，精神了。

相思林

苏士珩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我随省散文家协会组织的“魅力庐江”采风活动，走进位于汤池镇的金孔雀温泉度假村中的“相思林”。那是一片数百亩的林地，南临马槽河，北依度假山庄。立于河堤南眺，青山绿如黛，群鸟舞云天，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回首环顾，透过树梢的空隙，亭台楼阁，随风隐现，如临仙境。

步入林中，一株株高大的乔木，或直刺穹空，或斜体屈伸，状态不一，苍劲而多姿。令人惊奇的是，数丈高的树干上，并无多少横杈小枝，这让茂盛的林中，爽亮而不阴沉，透视而不障目，心情宁静而开朗。散落于林地各处的秀竹、灌木，更是精彩纷呈，浓绿的山茶花，绽放着害羞的红脸；粉红的杜鹃花，怒放满枝头，灿烂奉游人；只见花簇累累而不见其叶的紫金，则捧出迷人的微笑；罗汉竹更以其密匝和风韵，向游人轻轻地点头欢迎。铺陈于道旁、林间的芊芊草坪，淡绿、青绿、碧绿，色调有别，而又不失养目的本色。橙黄的蒲公英、白中泛红的犁头草、淡紫明亮的荒

花丛，以及那些不知名的朵朵小花，点缀其间，别具一番韵味。漫步这林海中的花园，高大的乔木、矮小的灌木、贴地的小草竟能共生共荣，和谐相处，让人感受到大自然中植物自然群落的无穷魅力，发人深省。

其实，这仅仅是目的享受、心的欢慰。更在其上的，是灵魂的洗礼。这里之所以称为相思林，是因为林中诸多的一根多树，或两者立足于根，其干相对或相依而立，如一对情侣深情相视或相依而语，这被誉为“夫妻树”；或三树同根，粗细不一，如一对夫妻带着个孩子，被叫做“一家三口”，友人还风趣地将其改称“吉祥三宝”；最多的是四树一根，被名为“四世同堂”或“祖孙三代”。它们生于斯、拥于斯，相互照应，饱含深情，天长地久，体现和传达

着一个厚重的“情”字。当地百姓感动于此，常在此类树上贴张小红纸，乃至挂上红布条，以表敬意，以寄向往。

自然界中的“情”与历史上的“情”，喷薄的是一种真挚无瑕的爱、血浓于水的爱、刻骨铭心的爱。愿这种情与爱充满人间。



思公瑾

张西云

张小娴说：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

因为你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时光。

也有的，将会是一生。

一切，因为那个叫做公瑾的人。在阳刚豪放的东坡先生笔下，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周郎，早在中学期间，就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一个少女的心房。

后来读《三国演义》，竟与罗贯中结下了仇怨，心目中如此完美俊俏的周郎，怎能这样任人亵渎？心中愤愤，从此不读《三国演义》。

当我生生地站在周瑜的故乡中间。

终于，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这里，这个叫庐江的地方，还原了我心中最真实

的美周郎。

心中竟充盈了丝丝感动。

此刻，“长壮有姿貌”的周郎，就那样透过千年的烟云，目光如炬，与我的双眸凝望。

依旧那样英俊，依旧那样儒雅，依旧那样出众。笑看风云，宠辱不惊。

36岁。一千多年的时光流转，他依旧那样年轻。

一丝疼痛，一丝怜惜，一丝不舍，涌上心头。

感谢文字，可以穿越时空。

如果，真的有如果，我宁愿自己是1800多年前的那位少女，站在潜水之畔，仰慕那个叫公瑾的少年。我若是1800年前的一匹战马，定追随周郎征战南北，叱咤风云。我若是一株千年的皂角，定能听到马蹄声碎，看惊涛拍岸。

我若是一把千年的古筝，定会在公瑾的纤纤玉指下，行云流水，婉转空灵。我若是飘荡千年的一抹云霞，定能看到公瑾安之若素、指挥若定，谈笑间，灰飞烟灭……

在相思林的古树丛，在汤池的汨汨温泉中，在冶父山的脚下，在采茶女的指缝间，在黄的油菜花地里，在天边飘过的云霞间，在若有若无的旋律中，众里寻你。

透过千年的风雨，芸芸众生中，痴痴搜索你那张英俊的面孔。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偶然相遇。也许真的就一见钟情，然后彼此相恋相知？

也许，也许就是再平常不过的相遇。但是，但是，终归相遇。

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轻轻地问一句：“你，还好吗？”

此生，足矣！

天蓝色的风轻拂我的额头

晁惠芳

春天里，我走进庐江，在郭河、在石头、在城东、在经开区、在龙桥、在汤池，短暂的逗留中，常感觉到有一股浅浅的天蓝色的微风舔着我的额头。

庐江素有“地下聚宝盆”之称。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新开发建设的矿业公司，走出矿区不远，车窗外出现了多个与纵横交错管道相连接的灰色、白色、蓝色的密封罐，还有一些跟机器连接的露天运输带、大型漏斗等设备。走进办公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蓝：天蓝色的企业标志、天蓝色的墙壁、天蓝色的工装、天蓝色的宣传册

……似碧海蓝天，微波荡漾；像森林青山，绿意轻扬。

从办公室出来，向四周望去，远处青山，近处绿草，头顶上碧空如洗。显然，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手持“低碳”“循环”两张牌，向世人展示了化工企业的绚烂瑰丽。“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这样的语句引领下，企业与青山秀水携手共进，为后人尽可能多地留下了资源，留下了可以生长诗意的土地。

我羡慕上苍对庐江这块土地的特别眷顾，将“地下聚宝盆”无偿奉送给了他们。

矿石来自地底深处且夹杂着亿万年来地壳运动中无法解密的语言，让我们充满敬畏。在多样的自然秩序中，大自然对待人类其实不薄。因为它——赋予了人类的是别样的智慧与灵性。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理应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沉思、去领悟、去超越其他生命，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共生。理应用人类那些独有的源自生命深处又能够对应宇宙终极奥秘的神圣密码，如崇高的信仰、伟大的心灵、真挚的感情、深邃的诗意拥抱大自然，与大自然窃窃私语。